

中学生人格特质、主观应激与应对风格之间的关系*

李育辉 张建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摘要 旨在构建中学生的人格特质、主观应激与应对风格之间的关系模型。采用问卷的方法,被试来自成都的四所中学,共 607 人。探索性因素分析和路径分析结果表明:中学生的应对风格可以分为主动应对和被动应对;不同类型的主观应激之间可能存在潜在关系;主动的应对风格只受人格特质(外向/内向性、责任心)直接作用;被动的应对风格除了受人格特质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外,还受到主观应激的影响。

关键词 人格特质,主观应激,应对风格,中学生。

分类号 B848

1 引言

以往关于应对风格的研究大都针对成年人,对青少年探讨同样问题的研究则较少。而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特别是中学生,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他们面对大量来自于躯体、心理和社会的应激事件,采取何种应对行为,将会直接影响到其身心健康以及成人后的应对风格^[1],所以有必要对中学生的应对风格加以研究。

Lazarus^[2]指出,应激是“由人和环境之间的特定联系所导致的一种心理状态”,当环境的压力超过了个体所能承受的范围时,他就必须调动其它资源进行应对。面对应激事件时,个体对事件性质和强度的认知评价被称为主观应激(Subjective Stress)^[3]。主观应激是个体应激应对过程的起点^[4],存在着个体差异。对成人被试的研究发现,高神经质的个体更多地将应激生活事件解释为消极、负面的事件,而且倾向于将其评价为高强度的应激源^[5,6];而外向的个体对积极和消极情境的感知都较为强烈,因此他们的主观应激呈双向性质。高责任心的个体则会比较客观地评价应激事件,感知到的应激源强度较低^[7]。

应对风格(Coping Style)是指个体面对不同的应激源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一般分为“主动-被动”两个维度^[8]。良好的应对风格使个体能够有效

地解决问题,避免出现过度的负面情绪^[9]。已有的研究表明,个体的应对风格与人格特质有着密切的关系^[10]。个体面临应激情境时,自然而然“选择”或者表现出来的应对风格可能直接源于人格特质,其应对效果具有跨情景的一致性和稳定性^[11,12]。如神经质的人多采用回避和被动消极型的应对风格,责任心较强的人则多选择问题解决型的积极应对风格,外向/内向性高的人可能同时出现理性、积极思考的应对方式和压抑、替代等消极的应对方式^[11,13,14]。当然,个体对应激情境的主观评价的应对风格也受到个体主观应激的影响,例如,对负性事件认知评价越强的个体就越容易出现消极被动的应对风格^[14]。

目前国内关于人格特质的研究存在着两种总的趋势^[15]。一方面采用拿来主义,将西方的人格测验工具直接运用于研究中国人的个性,另一方面则试图编制中国本土化的人格测量工具,如近些年来出现的《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PAI》^[16]以及《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17]。根据我们的理论思考及实证数据^[18],我们认为人格特质中的共同性(反映遗传的影响)要多于特殊性(反映地理、文化等的影响)。在本研究中直接探查中国人特有的人格特质与应对风格之间的关系固然十分有意义,但由于前面讲述的原因,大量有关应对风格的研究都来自西方的文献,为了能够具有可比性,本研究选择了共性较多的那

收稿日期:2003-04-18

*中国科学院生物局重点资助,项目编号:KSCX 2-2-03。

通讯作者:张建新,电话:010-64855883;E-mail:zhanjx@psych.ac.cn

部分人格特质,如情绪稳定性、外向/内向性、责任心、人际关系和谐性等。

虽然以往的研究指出,个体的人格特质和主观应激与应对风格之间都存在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在二者所起的作用孰轻孰重上,似乎仍然存在着争论^[19,20]。一些研究者认为,人格特质决定了个体整体的应对过程,一方面它影响着个体对应激源的认知评价,另一方面也决定着个体采取何种应对风格^[3,11,13]。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个体在应对过程中首先感受应激源的刺激信息,并对之进行认知评价,认知评价的结果直接地影响个体的应对行为,而人格特质则是通过主观认知评价而间接影响个体的应对风格^[2,4];即只有主观应激的性质和强度才直接影响个体的应对风格。

尽管存在上述分歧,但是以上两种理论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倾向都强调了人格特质和主观应激在应激、应对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个体的人格特质系统和认知评价系统在影响人们的行为过程中,既相对区别、又相互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三点基本假设:(1)个体应对风格的一般倾向主要受到其人格特质的影响;(2)但个体的主观应激水平对其应对风格的一般倾向也存在着直接的作用;除去以上两个直接、独立的作用途径之外,(3)人格特质还可以通过对主观应激的影响,而间接作用于个体的应对风格。人格特质、主观应激与应对风格之间的关系模型展示于图1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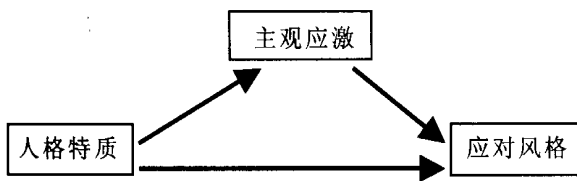


图1 人格特质、主观应激与应对风格之间关系的模型假设

2 方 法

2.1 测量工具

(1) 中学生应对问卷

本问卷根据肖计划等(1995)编制的应付方式问卷修订而成,该问卷的信效度都得到了很好的验证^[21,22]。原问卷有62道题目,主要用于成人被试。我们在使用时,删除了原量表中的第56题“选择职业不当,是自己常遇挫折的主要原因”,并在对中学生访谈的基础上,另加入12道题目。实际施测73道项目,按照五级计分,1=“从不如此”,2=“偶尔如此”,3=“经常如此”,4=“通常如此”,5=“总是如

此”。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值达到0.90以上,说明具有良好的测量信度。

(2) 主观应激量表

本量表参考“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23]修订而成,共32道项目,均为负面生活事件,分为三个维度:学习问题,朋友关系,家庭压力。由被试根据量表中所列出的事件的主观影响程度进行等级评分,1=“很大”,2=“比较大”,3=“中等”,4=“比较小”,5=“没有”。取反向计分的平均值作为主观应激强度指标。得分越高,越倾向于把生活事件看得更为严重,因而主观应激水平也越高。该量表具有良好的测量信度(三个分量表的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1,0.80,0.82;Guttman分半信度分别为:0.79,0.71,0.67)。

(3) 人格特质测量问卷

本研究使用了McCrae和Costa编制的简式人格问卷(NEO-FFI),在华人地区试用的结果表明,它亦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8,24]。该问卷共60个题目,分别测量情绪稳定性(N),外向/内向性(E),人际关系和谐性(A)以及责任心(C)等人格特质。本研究以每个人格维度的粗分作为测量指标。

2.2 被试

本研究被来自四川成都的四所中学,分别由主试根据学生名单从每所中学的六个年级各个班中随机抽样获得。共发放问卷700份,回收问卷610份,其中有效问卷607份,回收率87.1%,有效率99.5%。其中,男生272名,占被试总数的44.8%,女生335名,占被试总数的55.2%。被试的年龄在12~2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15.05 ± 2.05 岁,具体分布如下。

表1 中学生被试基本情况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男	61	70	23	58	41	19
女	74	78	39	68	50	26
总计	135	148	62	126	91	45

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0.0对“中学生应对问卷”进行因素分析,确定青少年的应对风格类型;用LISREL 8.30进行路径分析,验证数据与假设模型的拟合程度。

3 结果与分析

3.1 中学生应对问卷的因素分析

KMO(0.907)和Bartlett球性检验($p < 0.001$)结

果表明,应对问卷各项目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可能共享潜在因素,所以可以对该问卷进行因素分析。

经过主成份分析, varimax 旋转及碎石图检验 (scree plot test), 决定抽取两个因子, 并删除低负荷

(小于 0.40) 的项目。两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31.7%, 因素结构结果见表 2。根据因子对应的项目内容, 我们将因子 1 命名为被动应对风格, 将因子 2 命名为主动应对风格。

表 2 中学生应对问卷的因素分析结果

因子	特征根	累计贡献率 %	对应项目数	对应项目列举	命名
1	11.80	18.4	39	自卑自怜 对引起问题的人或事发脾气 认为自己运气不好	被动应对风格
2	8.50	31.7	25	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尽量与此问题有关的人讨论解决办法 挫折是对自己的考验	主动应对风格

注:因素抽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最大方差法

为了检验被试的性别和年级对应对风格是否存在影响,我们进行了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被动的应对风格还是主动的应对风格在性别 ($F_{\text{被动}} = 2.05$, $df = (1, 598)$, $p > 0.05$; $F_{\text{主动}} = 0.98$, $df = (1, 598)$, $p > 0.05$) 和年级 ($F_{\text{被动}} = 1.31$, $df = (5, 594)$, $p > 0.05$; $F_{\text{主动}} = 2.53$, $df = (5, 594)$, $p > 0.05$) 上的差异均不显著。因此,下面的模型验证分析不再考虑性别及年级的影响。

3.2 中学生应对风格模型的建立和检验

根据图 1 所示的假设框架,提出下述 3 个具体模型,三者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主观应激内部关

系的变化上。以往关于社会应激的研究较少探讨不同主观应激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个体不仅会对不同应激事件做出不同强度的认知判断,而且对某类应激事件的主观判断还会影响到他对于其它应激事件的认知评价。Moos 的研究发现,缺少家庭支持的个体判断家庭生活事件的应激强度较高,这会使他们在面临与学业或同伴应激事件时,也出现更多的消极认知^[25,26]。国内的相关研究指出,目前中学生面临的首要应激源主要是来自学习方面和家庭关系,其次才是人际关系^[27]。3 个模型中主观应激部分的变化关系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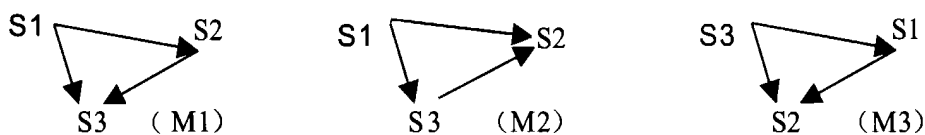


图 2 路径模型中主观应激之间关系假设

(图中 S1 代表家庭压力, S2 代表朋友关系, S3 代表学习问题)

M1: 首要应激源来自家庭, 家庭压力转向朋友压力, 再转向学业压力。

M2: 首要应激源来自家庭, 家庭压力转向学习问题, 再转向朋友压力。

M3: 首要应激源来自学习, 学习问题转向家庭压力, 再转成朋友压力。

LISREL 模型数据拟合结果列于表 4。三个模型中模型一 (M1) 的拟合指数更理想: 卡方值最小, 且平均误差值最小^[29]。模型一所示人格特质、主观应激与应对风格的关系路径图见图 3。

从图 3 可以看出整体模式如下: 1) 被动应对风格与人格特质和主观应激之间的直接路径均达到显著水平: 如情绪稳定性和外向/内向性对被动应对风格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人际关系和谐性对被动应对风格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主观应激中的朋友关系和

学习问题对被动应对风格的正向作用显著; 2) 所有人格特质又通过主观应激而间接作用于被动应对风格。3) 主动应对风格只受到人格特质中外向/内向性、责任心的显著正向作用, 而主观应激对主动应对风格则没有显著的作用。4) 比较各项路径系数的大小还可以发现: 在整个模型中, 与人格特质相比, 主观应激对应对风格的影响程度较小, 且只对被动应对风格有显著影响。

表 4 应对模型路径分析拟合指数

	χ^2/df	SRMR	GFI	NNFI	CFI	PNFI
MODEL 1	25.74/22	0.023	0.99	1.00	1.00	0.39
MODEL 2	65.22/22	0.051	0.95	0.82	0.93	0.36
MODEL 3	47.45/22	0.044	0.97	0.98	0.96	0.38

注: χ^2/df 越接近 1 越好, 小于 5 可以接受; SRMR 越接近 0 越好, 0.05 以内表示较好。GFI、NNFI、CFI 这些指标越接近 1, 拟和性越好; 如果这些指标一般都大于 0.90, 表示数据支持构念假设。PNFI 为模型的简洁性指标, 数值小表明模型简单^[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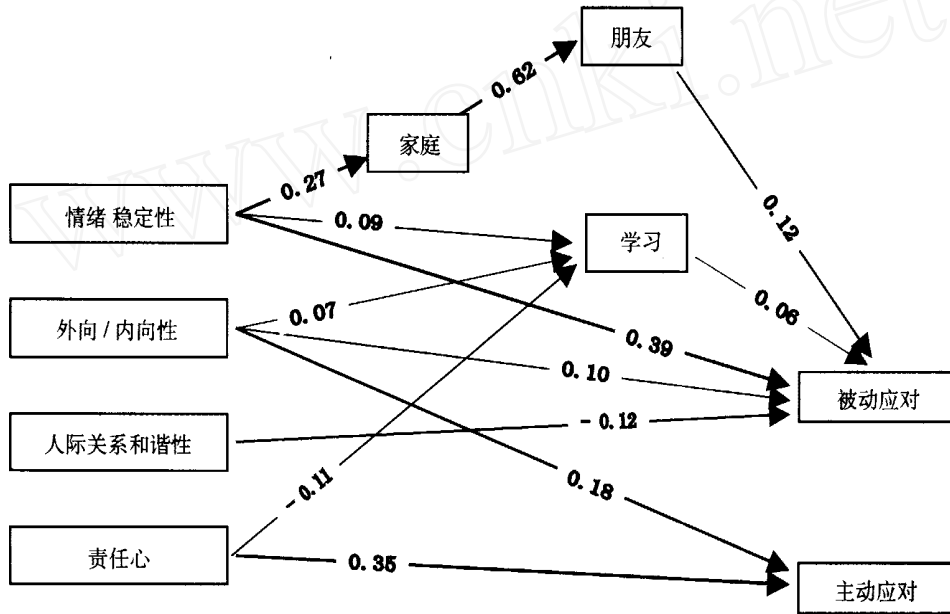


图 3 人格特质、主观应激与应对风格的路径图

4 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基本上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即应对风格主要受人格特质的作用, 主观应激对应对风格(主要是被动应对)也有一定的直接作用, 人格特质还可以通过主观应激间接影响应对风格。

4.1 人格特质对应对风格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发现, 人格特质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个体的应对风格, 还可以通过影响个体对应激情境的主观认知而间接作用于应对风格。因此可以说, 中学生应对风格, 尤其是主动应对风格, 主要受人格特质的影响。面临各种应激情境时, 高责任心的中学生倾向于主动地应对, 而情绪稳定性较差、人际关系不和谐、低责任心的中学生则更多被动地应对。

另外, 由于情绪稳定性较差的中学生会更多地将对应激情境的认知评价为高强度的消极应激源, 从而会更被动地进行应对; 而人际关系较和谐、责任心较高的中学生则会降低对对应激源强度的认知评价, 从

而减少被动应对行为的出现。以往对成人的研究也表明, 具有责任心的个体在面对应激情境时通常会采取比较积极主动的态度, 选择自律的行为来解决问题。人际关系和谐性与乐观、主动寻求支持的应对方式相关, 而乐观使个体能够积极的评价应激事件, 并且采取积极的行动^[30]。情绪稳定性差的个体更容易把事件评价为具有应激性的, 应激反应也更激烈, 更倾向于的采取一些具有潜在危害性的被动应对行为, 如逃避, 幻想, 自我谴责等^[11~14]。

三种主观应激评价之间呈现出如下的关系: 1) 家庭压力对朋友关系问题和学习问题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2) 朋友关系对学习问题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3) 不同的主观应激受到不同人格特质的影响: 情绪稳定性对家庭压力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人际关系和谐性对朋友关系问题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情绪稳定性和外向/内向性对学习问题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而责任心对学习问题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关于外向/内向性人格特质对应对风格的影响, 目前仍存在一定的争论。大多数的研究都表明, 在这一特质上得分高的个体会出现较多情绪反应型的应对行为, 但关于外向/内向个性是如何影响个体的主观应激, 则出现了两派观点。一派认为, 外向性会使个体倾向于将应激事件认知为比较积极的、低强度的情境因素; 而另一派指出, 外向性的个体更为敏感, 他们对积极和消极应激事件的认知评价强度高^[3, 31]。本研究的结果发现, 外向性的中学生认为

而减少被动应对行为的出现。以往对成人的研究也表明, 具有责任心的个体在面对应激情境时通常会采取比较积极主动的态度, 选择自律的行为来解决问题。人际关系和谐性与乐观、主动寻求支持的应对方式相关, 而乐观使个体能够积极的评价应激事件, 并且采取积极的行动^[30]。情绪稳定性差的个体更容易把事件评价为具有应激性的, 应激反应也更激烈, 更倾向于的采取一些具有潜在危害性的被动应对行为, 如逃避, 幻想, 自我谴责等^[11~14]。

应激源对自己的影响程度较大。由于本研究所采用的“主观应激量表”只涉及负性的应激事件,所以本研究结果只能说明,在面临负性的应激情境时,外向性高的中学生会比较敏感,从而更容易出现回避、自我谴责等被动的应对行为。另一方面,外向/内向性对被动应对和主动应对均有显著的直接正向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每类应对风格下面虽然包含不同的应对行为,但是被动应对和主动应对风格中均含有与情绪相关的应对行为,所以在外向/内向性上得分高的个体会同时增强出现两种应对风格的倾向。

进一步分析人格与主观应激之间的关系发现,面对不同的应激情境时,人格特质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高情绪稳定性的中学生会对来自父母的压力和学习方面的问题比较敏感,一旦面临类似的应激情境时会倾向于采取逃避、自暴自弃等消极的应对行为;同时,他们在与朋友相处时也会比较退缩,很少去主动寻求他人的帮助。人际关系和谐性则会降低中学生对于与朋友相关事件的主观应激水平(如“朋友不理我”、“被别人误会”等),在面临应激情境时会更多听取周围人的意见、善于倾诉,从而较少出现消极被动的应对。高责任心的中学生对于自己要求比较严谨,相对来说比较少出现学习方面的问题(如“忘了做作业”、“没有通过一项考试”等),对此类事件的主观应激强度也较低,所以较少出现消极被动的应对行为。总之,中学生的人格特质对他们采用何种应对风格有着重要的作用^[11, 13, 14],我们的研究结果再一次验证了这个结论。

4.2 主观应激对应对风格的影响

已有足够的研究证明,个体会通过对应激事件的主观认知评价来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行为,从而影响个体应对风格的形成,个体对负性事件的认知越强越容易出现被动的应对行为^[4, 12]。本研究结果也发现,主观应激只对被动的应对风格有显著作用,而且与人格特质相比,主观应激对应对风格的影响相对较弱。也就是说,主动的应对风格主要是受到来自人格特质的影响,它支持了人格特质决定个体整个应对过程的理论^[3, 11, 13];而被动的应对风格除了受到人格特质的主要作用外,也受到主观应激的影响,这也说明在整个应对过程中个体的认知评价系统作用是不可忽略的^[4, 12]。

在本研究中,来自朋友和学习方面事件的主观应激对被动应对风格有直接的正向作用,但是比较两个路径系数可以发现,对朋友关系的主观应激对中学生的被动应对风格起着更为重要的影响。出现

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他们对人际关系比较敏感,既渴望独立,又渴望得到友谊,既想从对父母的依恋中走出来,又想获得同伴的信任,同时对建立良好的异性伙伴关系充满好奇和向往,所以不可避免的会遇到更多来自朋友关系的应激事件,对这一类应激源的主观应激强度也会相应较高。但是由于他们心理上的不成熟,容易采用消极被动的方式来应对与朋友之间出现的问题。所以对于青少年而言,如何正确的看待与同伴(包括异性)之间的友谊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影响到个体的应对风格和身心健康。

关于三类主观应激内部关系的假设,在本研究的模型分析的结果中也得到了验证。正如 Moos 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对家庭压力主观应激强的中学生对来自学习和朋友的应激事件更加敏感,而不擅长处理朋友关系的个体会出现更多的学习方面的问题,从而更倾向于出现被动的应对风格。这是因为,中学生正处于由家庭走向群体的社会化过程中,但是对于家庭的依赖仍然存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受到家庭生活事件的影响,如果个体长期以来都对来自家庭的应激源有较强的主观应激水平(如“和父母发生矛盾”、“家人下岗”等),就会提高他对其它类型应激源的主观认知强度。

当然,由于本研究中采用的“主观应激量表”只涉及中学生面临的首要应激事件,且均为负性应激事件,所以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考虑正性应激事件对中学生的影响(如学习成绩突出,有两个以上异性朋友表示好感,家庭充分的经济支持等),尤其是青春期所特有的应激事件。另外,“中学生应对问卷”两个因子的累计解释率较低(31.7%),一方面是因为所取的因子数目较少的缘故,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问卷未能囊括目前中学生的应对策略。所以在下一步研究中应当充分地考虑中学生可能采取的应对方式,例如进入计算机网络世界后所产生的各种可能性:有些人是逃避现实的压力,有些人在网络中则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等。中学生面临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也是纷繁复杂的,充满压力和挑战,如果应对得当,中学生更快、更好地成熟起来,做好迎接成人社会的更辉煌挑战的心理准备。

5 结 论

本研究的结果验证了我们的基本假设:中学生的应对风格主要受到自己人格特质的作用,而他们对应激源的认知评价(主观应激)也对应对风格有一

定的直接作用,人格特质还可以通过对主观应激的影响间接作用于应对风格。这一结论与已有的成人的结果十分类似,揭示出中学阶段对于成人期已形成的应对风格可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本研究的结果揭示出不同类型的主观应激之间可能存在潜在关系:对于中学生而言,对家庭压力的主观应激占首要地位,它会增强个体对来自朋友关系和学习问题的负性应激源的主观认知,从而更多的采取被动的应对。

参 考 文 献

- 1 Butow P N, Hiller J E, Price M A. Epidemiological evidence for a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events, coping style, and personality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east cancer.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2000, 49: 169 ~ 181
- 2 Lazarus R S, Folkman S.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 New York: Springer, 1984
- 3 Kardum I, Krapic N. Personality traits,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coping styles in early adolescenc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1, 30: 503 ~ 515
- 4 Van Tilburg M A L, Vingerhoets Ad J J M, Gaus L Van Heck. Determinants of homesickness chronicity: coping and personal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9, 27: 531 ~ 539
- 5 Bolger N, Schilling E A. Personality and the problems of everyday life: The role of neuroticism in exposure and reactivity to daily stresso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91, 59: 355 ~ 386
- 6 Larsen R L. Neuroticism and selective encoding and recall of symptoms: Evidence from combined concurrent - retrospective stud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2, 62: 480 ~ 488
- 7 Van Loon A J M, Tijhuis M, et al. Personality and coping: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lifestyle risk factors for cancer.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1, 31: 541 ~ 553
- 8 Folkman S, Lazarus R S. An analysis of coping process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0, 46: 839 ~ 852
- 9 Kobasa S C.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health: An inquiry into hardi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9, 37: 1 ~ 11
- 10 Bolger N, Zuckerman A. A framework for studying personality in the stress pro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5, 69: 890 ~ 902
- 11 McCrae R R, Costa P T. Personality, coping, and coping effectiveness in an adult samp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86, 54: 385 ~ 405
- 12 Lazarus R S, Folkman S.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 New York: Springer, 1984
- 13 McCrae R R. Situational determinants of coping responses: Loss, threat, and challen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4, 76: 117 ~ 122
- 14 Kardum I, Hudek - Knezevic J.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ysenck's personality traits, coping styles and mood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6, 20: 341 ~ 350
- 15 Zhang J X, Zhang M Q. The review of Chinese personality research from personality assessment developing (in Chinese). Yuan - Liou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173 ~ 197
(张建新, 张妙清. 从人格测验的发展看中国人个性研究. 陈丽英主编: "人文与科技"两岸青年学者论坛论文集. 台北: (中华经济研究院)远流出版社. 1999. 173 ~ 197)
- 16 Song W Z, Zhang J X, et al. The significance and process of developing 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 (CPAI) (in Chines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1993, 25 (4): 400 ~ 407
(宋维真, 张建新等. 编制《中国人格个性测量表, (CPAI)》的意义与程序. *心理学报*, 1993, 25 (4): 400 ~ 407)
- 17 Wang D F, Cui H. Processes and preliminary resul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Personality Scale (QZPS) (in Chines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003, 35 (1): 127 ~ 136
(王登峰, 崔红. 中国人格量表(QZPS)的编制过程和初步结果. *心理学报*, 2003, 35 (1): 127 ~ 136) 18 Leung, K. Cheung, F. M., Zhang, J. X. (1997). The five 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in China. In K. Leung, et al. (Eds.) *Progress in Asian Social Psychology (Volume 1)*. Singapore: John Wiley & Sons, Inc.
- 18 Van Tilburg M A L, Vingerhoets Ad J J M, Gaus L Van Heck. Determinants of homesickness chronicity: coping and personal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9, 27: 531 ~ 539
- 19 Ye Y T, Shen Y B. A summary of coping and ways of coping (in Chines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2, 25 (6): 755 ~ 756
(叶一舵, 申艳斌. 应对及应对方式综述. *心理科学*, 2002, 25 (6): 755 ~ 756)
- 20 Wang X D et al. Rating scales for mental health (in Chinese).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Supplement*, 1999, sup: 113 ~ 115
(汪向东主编. 心理卫生量表评定手册.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9, 增刊: 113 ~ 115)
- 21 Xiao J H, Xu X F.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ways of coping (in Chinese).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1996, 10 (4): 164 ~ 168
(肖计划, 徐秀峰. "应付方式问卷"效度与信度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6, 10 (4): 164 ~ 168)
- 22 Wang X D et al. Rating scales for mental health (in Chinese).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Supplement*, 1999, sup: 106 ~ 108
(汪向东主编. 心理卫生量表评定手册.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9, 增刊: 106 ~ 108)
- 23 Yik, M. S., & Bond, M. H. Exploring the dimensions of Chinese person perception with indigenous and imported constructs: Creating a culturally balanced sca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93, 28: 75 ~ 95
- 24 Timko C, Kaplowitz M S, Moos R H. Children's health and child - parent relationships as predictors of problem - drinking mothers' and fathers' long - term adaptation. *Journal of Substance Abuse*, 2000, 11 (1): 103 ~ 121
- 25 Ouimette P, Humphreys K, Moos R H. Self - help group participation among substance use disorder patients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Journal of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2001, 20: 25 ~ 32
- 26 Feng Y H, Zhou A B. A relational research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ife events and coping styles and anxiety.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of Psychology*, 2002, 1: 71 ~ 74

- (冯永辉, 周爱保. 中学生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及焦虑的关系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2, 1: 71 ~ 74)
- 27 Lin W Y, Hau K T.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 - Equivalent Models and Modification. Pedagogy Report (Hong Kong), 1995, 23 (1): 147 ~ 162
- (林文莺, 侯杰泰. 结构方程分析^{2/4}模式之等同及修正. 教育学报, 1995, 23 (1): 147 ~ 162) 28 Hu L, Bentler P M.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1999, 6: 1 ~ 55
- 29 Chang E C. Dispositional optimism and primary and secondary appraisal of a stressor: Controlling for confounding influences and relations to coping and psychology and physical adjust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74: 1109 ~ 1120
- 30 Graziano W G, Feldesman A B, Rahe D F. Extraversion, social cognition, and the salience of aversiveness in social encount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5, 49: 971 ~ 98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SUBJECTIVE STRESS, AND COPING STYLES IN ADOLESCENCE

Li Yuhui, Zhang Jianxin

(Key Lab of Mental Health,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subjective stress, and coping styles in adolescence. On a sample of 607 subjects, ranging in age from 12 to 20 years, NEO-FFI, questionnaire of coping styles and scale of subjective stress were appli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there were two coping styles: negative coping style, and positive coping style. Then, using the path analysis,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ubjective stress on coping styles were tes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personality traits have the direct effects on coping styles, (2) personality traits have the indirect effects on negative coping style through subjective stress, (3) subjective stress has the direct positive effects on negative coping style, (4) there were poten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ree types of subjective stress.

Key words personality traits, subjective stress, coping style, high school students.